

朱熹注

詩經集傳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埽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頽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傳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太。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為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損。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

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專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掌。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間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一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

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脉貫通。深淺始終。至爲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常日在之也。謾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除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畧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明明德。

此通下三章。止於信。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湯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除其舊染之汙而自新。則當因其所當止。詩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康誥曰。克明峻德。峻書作俊。○帝典堯書。堯大也。皆自明也。引書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許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詩云。繕鑿黃鳥。止于丘隅。詩小雅。鑿蠻之篇。繕鑿鳥聲。丘隅之處。予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於緝之於晉鳥。○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意。於歎美辭。緝。蘊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如切如磋者。追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

不可誼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於六反某詩作繆。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推鑿皆裁物所以得之之由。問深感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不怠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此篇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味深長當熟玩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於人也不異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謨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在此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行文也。此特其結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誤在經文之下。舊本通下章。間嘗竊取程子之意。

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惡好上而譽。謙讀爲謙。苦切反。○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爲善。以去惡爲善。以去其惡。則富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皆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晦外而爲人也。然其實與不實。益

者。

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

小人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捨其不善。

而著其善。

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聞音閑。厭鄭氏讀爲贊。○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爲不善。而陽欲

掩不。可掩。欲爲善而卒不可許。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也。

惡之不可掩。如。可畏之甚也。

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

德之潤身者然也。

益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蓋心體之明。

已明而不謙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爲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旨。必承

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此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有所惡惡。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懼懼。則不得其正。有所愾愾。則不得其正。此亦承上章以起下章。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心

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

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

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

○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所親愛而辟焉。之所賤惡而辟焉。之所畏敬而辟

焉。之其所哀矜而辭焉。之其所教情而辭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辭本有富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頑。誘音彥。頑叶韻時若反。讀俗語也。溺愛者不明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中去聲。○此引書而詳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強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好去聲。○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嗚曉也。不故治國在齊其家。通結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空其家人。空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天平聲。蓁音臻。○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美盛貌。客猶善也。詩云。空兄空弟。空兄空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小雅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詩詩曹風鴨鳩篇。或差也。鴨鳩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已。又結之如此。

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第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上行下效。提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向。而可以爲方也。言夫之不正。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所惡於上。母以使下。所惡於下。母以事上。所惡於前。母以先後。所惡於後。母以從平矣。

前所惡於右。母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母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此之謂絜矩之道。惡先並去聲。○此覆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無好惡並去聲。下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僇矣。節讀爲截。辟讀爲僻。參與戮同。詩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不能絜矩而好惡殉於一己之偏。則身弑國亡。爲天下之大戮矣。此之謂民之父母。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喪去聲。○詩文王篇。師衆也。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爲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峻大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

則民聚。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承上文不益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國則不憲無財用矣。是爭關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

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慎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語。言不寶金。王而寶善人也。舅犯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媚音冒。○秦誓周書。斷斷誠之一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媚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有此媚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進讀爲屏。古字通善而不能退遠。而不能遠過也。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畜必逮夫身。蓄古災字。夫音扶。○拂遠也。言也。好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信。以此至終篇皆一意也。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信。加切益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胡悝

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許富六反。乘斂並去聲。○孟獻子晉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璠馬乘。士初試爲大夫者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害益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上督。彼爲善之此句上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